



作品

游牧的螞蟥

得獎者

陳冠良

陳冠良，一九七七年生，新竹市人。高中畢。耽溺書本，喜歡底片，總是被老派物事吸引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。作品偶見各報副刊。

得獎感言

生活裡總有些沮喪的時刻，所幸還有文字能夠賴以拯救。謝謝寫作一直以來讓人安定的寂靜，謝謝它一路帶著我抵達這番美好的片刻。

游牧的螞蟥

夏天還是腳抬一半的猶豫姿勢，蟬的初啼已醒，乍然，短促但響亮，像在為即將開場的演出麥克風試音。晝裡燠熱，夜來驟涼，像是一種突襲，本來洗澡已降至夏日的水溫，又得往初秋靠攏些。

每年此時，我是一顆糖果，被隨便棄之哪裡都可能的，融化中的糖果。

我飽滿散逸的甜膩，彷彿誘惑飢餓的春天消息，蟻族成群結隊出發，開始在我身上游牧，沒有固定路線，神出鬼沒，任何區域都可能是駐紮的據點。凡爬過必撓出痕跡，牠們隨心所欲地趴趴走，我的指尖不由自主愛相隨。

鎖骨或臂膀，胸口或肚腹，最遠的距離可至小腿以下，踝骨以上。我們一起耙犁過的肉壤，禿禿的，寸草不生，一塊一塊凸隆的丘疹看起來那樣頹靡荒涼，像是無人照料的無名塚。最令我幾近抓狂的地段非手肘區莫屬，那兒麻糬般軟綿軟綿，是一副皮囊從頭到腳最不合身之處，如裁縫師精心作品的敗筆。沒有著力點，狙擊目標像賽車在彎道飄移，粗蠻或巧勁，爪牙搔得再賣力就是還差一點，那一點，難受至極了，自戕似的拿肘磨牆擦壁，換得一時舒坦，卻赫見那兒已匍匐幾尾相偎依的紅泥鰱。

癢，像是一則流傳已久，來自神秘幽冥的古老詛咒。醫生束手，投藥罔效，不發作則已，一騷動

起來就巴不得自己是一條可以蛻皮的蛇。

近幾年，我的癢，就像花該開葉該落，總是在身體的上中下游準時發生。它不算典型溽暑汗出不順的夏季癢，而是暮春不明不白的曖昧之癢。它是濫情的小螞蟻，恣意溜達爬呀爬，處處留情，絲毫不在乎自己搖扭著屁股經過之後我獨嘗的情傷。

我懷疑，是體質異變的關係。

飲食習慣上，偏好生冷，尤其嗜冰，加上我向來牙不痠頭不疼，於是毫無節度不忌口。然而，就像再好的青春也禁不起摧殘揮霍（也的確年紀大了一點），我骨子底淤積的濕寒之氣堪比古墓小龍女臥榻的寒玉床了吧。養成如此體質，認真推究，我那遍地怒綻的癢，無非就是名正言順自找的爛桃花了。

約莫二、三天，蟻群們便會拔營繼續跋涉下一個地點，決定何處落腳的時機通常是在夕陽沒盡，我下班回到家，渾身懶酥之際。塗藥膏，抹精油，拍乳液，治標不治本，偶爾有效鎮定，多數無用武之地。肚子餓了用食物安慰，鼻子過敏了用噴嚏發洩，皮癢了只好舞動指甲給個痛快。蟻們一畝一畝鋤，我一寸一寸刨，有時之恨啊，也就之狠，以為是在滅蟻，其實是在自己的身體刺紋世界地圖般，不斷拓展爪跡。

一年一會，這時期，每晚，我反覆變身一顆香腐的糖果——螞蟻們遊走，領著我來來回回親手翻土播種，待牠們離開，好留給我一粒粒熟成結痂的紅豆，聊以相思。



評審意見

癢身

◎封德屏

擁有一副軀體的生之甜蜜，必然伴隨覬覦蜜糖的蟻群，搔癢於是被描繪成一種季節性的生活況味。



小品文獎